



南庄吊橋下的嗚咽

◎陳招池

南庄是一個偏遠的小鎮，往昔以煤礦聞名全省，並帶動地方繁榮，儘管如此，由於山高河流多，來往交通很不方便。早期人們過河是赤腳捲褲管涉水而過，後來腳上有草鞋或布鞋時，就沿著水淺處，一步一石，踩著石頭而過，這樣也能代替橋的功能，但是大水一來，辛辛苦苦堆放的石頭也跟著沖走了，得一再重新鋪石。

當人們擁有一「腳踏車」代步時，橋的概念在人們心中築起，剛開始是由村婦合力砍伐麻竹數支，並排編綁成橋面，一頭固定於河的此岸，一頭伸到河的對岸，這樣人車都能通行，而且下大雨前，大家都會搶著把竹橋收回，有著強烈的「同橋共渡」之共識，人情味也特別



<我心目中的一座橋>

濃厚。幾乎在這個時候，吊橋也陸續在鄉內各個地方築起來，南庄吊橋是第一座，聽說建於四十年代，從街上通往蓬萊和東河必經之路，由於河床太寬廣，又是兩條大河的交會處，工程很艱鉅，在我模糊的印象中，前半段經常被大水沖毀，一會兒是木橋，一會兒是鐵橋，最後變成水泥橋，後半段就是吊橋，橋面用木板一塊接一塊構成的，寬僅一米多，搖搖擺擺的，不常走的人準會像坐船一樣，暈得七葷八素呢！

這座吊橋曾發生了一件椎心之痛的憾事，主角是我大哥，大哥大嫂結婚多年，才喜獲麟兒，聰穎過人，眉清目秀，十分討人喜歡，大哥經常利用煤礦收工的傍晚，用腳踏車載著兒子經過這吊橋來到街上兜兜風，打打牙祭，跟路人獻獻寶，日復一日，父子感情深厚，幾乎忘了整天在礦坑裡的辛勞，這就是「有子萬事足」，也許因為這樣惹得天神也嫉妒，硬拆散了這對父子情。

那一晚，大哥加班晚回，仍然履行父子的黃昏之遊，完全不顧身



<我心目中的一座橋>

體的疲憊倦怠，他們騎車到橋邊，孩子發出驚叫聲：「好多黑狗一直追我。」大哥安慰他說：「哪有黑狗，有爸爸在身旁怕什麼？」就繼續往前走，回程到了橋邊，大哥感覺夜色特別深沈，河面上更是死寂，好似有不祥的預兆臨頭，就在這時，也不曉得發生什麼狀況，只知腳踏車突然失去重心，兩個人和車子同時翻落到河裡，水不深流得也不急，大哥很快就爬起來，發現愛子不見了，立即潛入水中，像八腳章魚似的搜找，但是河水像被倒了墨汁般烏漆，找尋相當困難，於是他衝回村子裡求救，全村人像傾穴之蟻趕去協助，展開地毯式的搜索，說也奇怪，找不到就是找不到，直到天亮時，才發現已被沖到田美附近。

大哥突然受到這種強烈的打擊，整個精神崩潰了，無法上工打拚，整天封閉在屋內，逃避外界那觸景生情的撕痛，好長好長的一段日子，大家都絕口不提南庄吊橋，以免碰觸到他心裡最痛的地方。

南庄吊橋在全省來講，實在是名不見經傳，既無值得歌功頌德的



<我心中的一座橋>

開拓史，又無遠近馳名的雄偉身價，但它記錄了客家人闢路濫樓與自然環境搏鬥的艱辛歷程，尤其是我們這一家，聽到吊橋兩個字，都會不寒而慄，哽咽起來。如今南庄鄉內吊橋所剩無幾，成為觀光客佇足拍照之處。

(社會組 佳作)